

自主性・性自主—篤實肯認盲身的性能動性

帥宗琪

盲體柔聲的「艷」名於外

我是個盲人，右眼視力只有 0.01，只能看到眼前的人衣著顏色，其餘大多看不清楚，左眼全盲，連顏色也沒有，裝了義眼，不過外出打扮上的妝仍出自己之手。視覺除外，聽覺、觸覺與嗅覺，必然成為我感官刺激的依附。從小學就在特殊學校求學長大，直到高中畢業，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自由自在的空間，好不快活。

平時與男性間的互動，為我符合異性相吸的社會常態的展演；夜晚時分，女女間的同性玩樂刺激，俯拾皆是無所遁形。初戀發生在 15 歲那年，我漸漸學習到戀愛的滋味與生活相連結，到底是怎樣的經驗，臉紅心跳的過程又是怎麼一回事。

開始談情說愛，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逐漸成為視障界「花名在外」的女生，因為視障者最重視的是聲音，當我用輕聲柔語的語氣說：「嗨！各位！我是 0204 的帥妹妹」我這個那個在當年，可是很少人能夠抵擋的了這種聲音攻勢，總之，聽覺與觸覺是視障者必須訓練與開發的身體功能。

戀戀風塵裡尋找與「礙」的處世之道

國中初戀，上大學有了公開男友，之後開始一系列風花雪月的愛情史，戀愛經驗很多，跟很多不同的人談過戀愛，不只跟視障者，也有跟非視障者和一般人談過戀愛。對我來說愛情是個刻骨銘心的過程，曾經歷過一段愛情故事，原本有機會走入婚姻，男方是明眼人，我們讓他家人知道他有個視障的女友，他的家人告訴他說：「如果你想玩，在外面玩可以，不要帶回家裡玩。」那時我還很年輕，不曉得怎麼面對這件事情，後來這段感情也就結束了。

又曾經有過一段感情兩人不能常碰面，可能久久得在汽車旅館溫存談戀愛，有一次在汽車旅館裡，他看著我的眼睛，開始甜言蜜語，說：「你長的很好看……很漂亮……，你怎麼打點自己啊？」他好奇著我的義眼，做的很好看，彷彿是真的，但當我們越來越親密時，他突然說：「為什麼你的左眼一直瞪著我！？」，我無法控制我的義眼，我跟他解釋，讓他看到拿下義眼的我，他覺得我跟他原本認識的很不一樣，這麼近距離地被凝視，與深刻的對話，讓我覺得很震撼，當你跟另一個人那麼靠近的時刻，他人的呼吸心跳，都在促使我更進一步地認識他者與自身發生親密關係的過程，「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」，「我用怎麼樣的自己去面對人在看性、身體、在看慾望這件事情」。

障礙者常會面對他人的異樣眼光，障礙就是橫互在前的差異不解，例如我一個全盲的學長，他老婆也是全盲，大家可能就會質疑帶小孩的問題？可是他

們已經有兩個孩子，小孩子也都很大，已經高中了，我深刻體會到大家都會好奇盲人的家庭到底是怎麼生活的，這或許是我們這些人存在這個世界上很重要的意義，似乎在滿足很多不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，然後去認識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生活，但事實上，不管是一般人或者障礙者，**每個人如果你自己在生活中，有你自己想要出現的樣子，你就會有自己去應變、去面對這個世界的姿態跟形式。**

無須望「礙」，「如實」經驗而已

再講一個故事，我的前男友，是個躁鬱症患者，最近再度相遇，我已與當時交往的青澀大不相同，可以聆聽不同的情感故事。他說自己結婚了，娶了大陸的配偶，生了一個小孩，他告訴我說慾望這件事情對他來說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，他說很多人想經驗性慾望，可是當你有兩個小時一直勃起無法達到高潮時，那會是什麼？他覺得那種感覺很痛苦的。他在講的時候我是震撼的，對他來說可能躁鬱症帶給他的經驗是無法洩出的痛苦，而他老婆也跟著在這痛苦，他的妻子無法承接他身體的部分，他又痛苦的不想成為什麼什麼之狼，所以對他來說這經驗很難受。我努力體會他的難受，我在學習辨識每個人因著性差異而帶起的不一樣，這是在講精神、或是身體、或是情慾，或是慾望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樣子在出現。

親身經歷的故事很多，曾在廣青基金會接電話，有一個脊椎損傷者打來，因為酒後駕車，雖然長得英俊挺拔，大約180多公分，可是後來因為出車禍下半身癱瘓，且眼睛也因此看不到，需要坐輪椅，他每天都會打電話來，他告訴我他以前沒有受傷時的那種做愛經驗是多麼意氣風發，而現在呢，他覺得性這件事情聽人家講話很重要，因為哪也不能去，即使在腦袋有上百種性的歡愉畫面，但真正能勃起只有偶爾幾次，與過去的對比是很大的痛苦，所以我覺得障礙者在感受、知覺自己身體的性或慾望是很不同的，而且真正重要的是**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樣子去經驗妳身邊的人，去「真實的對待」。**

曾有個路人甲，幫我帶路的的期間交換了一個心得，她說她身邊遇到一個人，因為小時候受傷，四肢不太能動，眼睛只看的到一點點，耳朵還聽的到，可是很多反應都很慢，平常帶這個行動不方便的人是他的阿嬤。這個人有時會幻想自己跟別的女孩做愛，或有女生在他身邊出現的畫面，但阿嬤每天都會告訴這個小孩要念佛，要相信佛祖。在路上跟我說起此事的路人甲，跟我說她會跟這阿嬤說：「你不能一直叫他用宗教或任何東西去轉移他，真實要面對著真實！」

我以為社會能夠使用殘酷的手段，例如法律、道德禮教來壓制、欺壓我們所有作為障礙者身上在面對的問題相當不可思議，我們性、慾望與身體的動能與常人無異，這一切居然可以用法令和各種條件去宰制或閹割他，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。

自述一段成長的歷程，性與愛身體與慾望交織，從不知不覺、不清不楚，終於有知有覺，能夠明明白白，必然是動態的、變化的，經歷一段段一次次辨識，方能**愛的自由，自在現身。**